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別集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東萊別集卷八

宋　呂祖謙　撰

尺牘二

與朱侍講元晦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怠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曽得報否不為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

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轍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

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閙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却頗能

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令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
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
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
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
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尚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
不起極可傷其為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
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
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

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
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
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作韓丈
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
書皆領旦夕即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
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次本非晚輩
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

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閒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

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歟滅繼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諭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為幸

某釁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令歲以韓文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訐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久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為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

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携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繙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為恨耳所喻致知克已不可偏甚善前此多

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衰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廼究粹耳吳材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為耳亦别無深意令思稽其所敝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

詖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爲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正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説自已及着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奬極有益但李翺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

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荼毒咊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㐌祠令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尠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

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亹亹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為虛辱游從閒亦有三數人志尚資禀甚可望政坐謭

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刋闔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患兩秩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

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
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含蘇合而取蛣蜣之
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
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
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
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
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
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

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其
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濶踈故不欲携行只令
還過叔度書院不知令且歸侍旁唯復尚留娶一聽裁
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
說不可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
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
之體聞上意甚惓惓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
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

人主尊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廹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醻酢粗定但繳録已逼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它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廹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

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
處久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之不暇耳受
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弟處或令歸侍
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邃有可發藥望時
賜誨示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不
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後來
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

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甚自抵此於當涂諸公無所親踈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歳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怏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歳諸

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爭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閤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

隨分讀書但浮沈衆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説比來復有族姻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塟地猶有所未定令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

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閑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往波蕩僅

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囬互覆藏徒為崎嶇决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嘆也塋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發了為善近事邸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

政有一番出入犇走無少暇晷此附承起居它祈以時
厚為斯文護重
某忝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雖
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還
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勢弱終莫能有所軒
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
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
念亦嘗通問否聞清端度夏想為況甚適但或者傳著

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為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乆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為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宅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典禮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

知愒息何地密庵去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樸實為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救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

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頹弛惟覬繼此時賜砭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袁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脉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丞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繙閲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

笑也目前益復不强人意雖私竊懷蓌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蹤跡素疎既無緣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滿懷愊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迓吏未知信否令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塋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瘉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

而有奉常之遷又須竢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冊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

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晻昧誠意

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

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

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充大長樧也

静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

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矣及朞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嫠不䘏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尚氏姻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强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況求去見卻勢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藴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輩

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畢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比閒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況吾丈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閒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況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

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惜不知旅櫬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傒塟其子即之官矣它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次者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

令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勑令上納闕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愜然軍壘地

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憣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況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

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息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禀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某伏蒙跣喻即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啟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旨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既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以承美意

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閉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無幾而滔滔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歲閒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即之官矣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即以曲折具禀家叔云已嘗有文字

拜託一面別擇僧令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

琢磨之甚善渠比之流輩却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

不學儻自此能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妝

書當是道中不暇耳遞中略此附問它祈為道義自厚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悚不允之命既下又許

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

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甚恐須

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況令陳相為帥丁子章潘德夫

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别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茍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思慮為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迓吏并乞催趣赴任皆得旨揮令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强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

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爲抄文海近
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盖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
取得當即以目録拜呈以遮中略此拜禀它祈爲斯文
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即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確
然不移又以已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
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勉强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
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旨揮到任

占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之共纔文字到便可得却無令日許多牢攘也况江東帥漕憲鹽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得書亦以為須一出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却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叔昌曾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黄叔張陞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

小灘溉豈無萌蘖之生但寒者衆耳專介田謹此拜禀
它乞為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
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
告諭販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為佳序引中說魏晉
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横渠及伊川門人處
如伯夷伊尹與顔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
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肾質在流輩中頗惇厚對策病痛

前此固嘗面諭之矣委曲之説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閒得對展盡底藴故事事未欲説破緣此田互却多暗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

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脉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
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
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
甫近一二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為學其心
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
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常得書亦彼此時有
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

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它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語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髴然終非實有諸已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

之别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耳

諳俗以自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為高眼前却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户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藁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濶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横渠孟

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横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刋以近得張文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

某病體萎痺雖無加損却無它撓為況亦甚安適也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却無一字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煎廹諸公又

目前亦無大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為小安計整頓郡事為義其詳口授舍弟拜禀它乞厚為道義護重

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叅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比得撿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

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容贊聰明闕以俟命之
意至於播揚指悔吝尚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為戒也交
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為
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後請祠最為穩當鄭景望
自寧國歸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
直至細滿亦無間此法自可用也保養姦宄以擾善良
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

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着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嚴肅廳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撙節耳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

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畀之後來看得兩位藐然却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椿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令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刋向聞刋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緒閱如詩方整頓到車攻蓋每日只理會一章

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閒是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叅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侯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啓告之父凡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户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刋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

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塗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内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廼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决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為之法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

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憣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荆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

雖未能盡領解渠説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
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
之專愚無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
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
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粧褫一本送
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
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却

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為之點檢也

某病體頁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對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過上容受讜言亦不以為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文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住道之志

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學模轍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喻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已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秪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為斯文崇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旱勢甚廣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為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為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為獻也再祭張五十丈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第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

而有之唯顧其進德脩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

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喻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

仁不讓撿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

細察之功乃區區所望也新枀非無惓惓之意但病在

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

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

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

度歲月却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
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詩說止為
諸弟輩看編得詁訓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為據只是寫
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
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為道悉
重

某病倦稍不上狀惓惓弟有傾鄉疚心荒政聞極勞瘁
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請其人之

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杖柱為飢民小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嘗發痁又加疲薾爾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尚未能出門户況仕官乎但虛煩除書為愧爾間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

和易知自愛却可與語也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
文毖重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況之
詳極以為慰荒政既粗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副曰無
辭求去只得為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痁疾方安尋被
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諒既見
聽矣但專閫猶有叅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須
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

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

張五十丈遺文告趂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惟為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委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儻見有可者當闕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

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為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真挑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為上策切不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卻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懌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尚有兩政闕足可優遊求志想甚稱愜也某病體萎痺雖

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諸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

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間取繙閲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為嫌否定叟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内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惻而已它祈厚為

道義㤗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徹承閒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覬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薄領之勞為況必甚安釋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椽所附手教已領此郎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為斯文㤗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須字數亦不多也

其不聞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其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匕筯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强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十丈遺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稟它祈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别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此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是勉强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為快便葢萎痺已成沉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閒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尚遠未為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秖堪曉童蒙耳大事

記以不敢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求教也鄭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體仁近亦送癸軒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刋定畢併與元稾送示為幸受之近日肄習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緣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

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覬杖屨一臨之也文鑑以趣
辨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
改猶得以警省爾匆匆拜稟它祈厚為斯文崇重

東萊别集卷八

東萊别集卷九

宋 吕祖謙 撰

尺牘三

與周丞相 子充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迤邐為天臺鴈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待之令冬遂不復出閉門却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欵奉燕談每深浩歎邇來日

用踐脩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虐渴
不勝系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令次望致敬仰之意劉
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絶向來欲上數語中
間憂制故迤邐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往時有不敢作
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漫錄呈
比聞趨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惰退之人與
世久不相關猶不能不為善類賀也深識體國蓋有自
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衆正所

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遍察累年於此計必有以處此
者矣某闖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偶得陳
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東
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為
書闕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
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展盡
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以善類同慶以久屏居不作都

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共祓手敎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渴既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悉銓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挈否為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疋士以潔身為諒也

重諭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

安適有余汝諧者往參大學在持志齋頗謹願尺牘常
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遺作律賦稍工令嗣若來却可
與之商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燕談至於强立知見
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翻書
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他非所及
也適來寵數頻仍高懷淡然亦何足為損益第治表既
見忻然為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怵然為門下慮耳推

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既在
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
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諏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為
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
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雖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
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為益既
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蓋未足言

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為斯民少屈

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自日前至三衢哭汪文逮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盡

於是矣

某屏居粗遣不足塵矜念示諭足見警懼之意然實有

裨補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乎體

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退託則非衆正所以仰恃於

門下之意也子上兄遍游天台鴈蕩不勝健羨一書告

為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子澄待命公
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傷事體若濡滯
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闕

仰祿矣惰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

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

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絶不得書念之每往
來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爲郡有
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
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禀耳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獨出推
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禀復求祠禄實緣向來一出講論
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方似粗有
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令復驅闕之遽從

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身非已有豈敢茍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乃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丈所遣送堂帖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為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況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

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灸艾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涸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郤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踈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譪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賀令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

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他祈厚為斯文惢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

猷者也持此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釁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爲懷病中復

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撑柱恐遠貽憂

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逶迤許久惓惓

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兹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

諭深所降嘆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

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慎下有沉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閒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憚病體幸無它靜養順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地遠者

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王天王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闗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諳歴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却不妨也令嗣小綏之官甚善他祈厚為善類護重

其洊辱教况不勝感慰春來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

故久不拜狀然惓惓尊仰則未始忘也某病軀萎痺雖無增損然心閒事省神思却勝前冬侍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為之驚憂第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月己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猶覬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屢嘗箴切之俟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為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

私為公憂之翟公巽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兹在兹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衆訾漂揺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虛懷盡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尚有餘怒況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

難也張荆州閒巳葢亦嘗有數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叙交契度唯公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為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衡暑罷歸可念亦是太喜事不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

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貫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俱安於蓬蓽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絶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

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校常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覬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信季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竒禍如許可駭可痛渠平生雖久琢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邪客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彊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文時通問為況甚安

朱元晦境内大歉聞告之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跡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趣過目前為俗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它人也朱

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措擬日夕寒心甚為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其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救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其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幙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顧目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已上

祠請唯公力為調護使蚕得之甚幸方歉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諜議官或老或病為妻孥驅廹而出龍鍾蹣跚為衆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為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為米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治之賜厚矣近書新衡譙沛真源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兖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鰥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喻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

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
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令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
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黄門之地
豈徒言之而已哉

某近者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惟
鈞候動止萬福某萎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
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粗可隨
分枝柱漲雖書癡近却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為憚矣

來諭方議省閒官不欲枯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
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畧參差不齊至於功
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
衆求輻湊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人處爾如舍弟介僻
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況
他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
堅守初志孚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
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此所以惓惓不能已也若如莆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覿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為天下壽重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脩史之功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蠲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安知無陽復泰身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强牽挽之只須與

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慊若意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與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踈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儁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濶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他非病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問第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紓賢蘊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他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益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歸安丞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訃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郤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

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惇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含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嚴重

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

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
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措射文字及託舅
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公赴廷試者獨
葉茂承在五甲曽嘉量陳一之輩却皆在前甲集注罷
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
兄弟討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
告各道惓惓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傯未
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

亦寄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已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凡在郡可以日夕啟扣令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寮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鈎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既存

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文隣墻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已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仕郎叔玠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

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避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踈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文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游訃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五福

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罔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草習俗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采用耳

與叔志昆仲

不意凶變年家丈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别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以戚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

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為歎服矣專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潤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其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媿耳奠居既久想漸成

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閒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名想婺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閒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委㾕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
告朝路閒力為道沈痼决不能出之肰庶幾有助耳人
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
旨者邪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却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
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
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
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

他叔昌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説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閔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

大而宏濶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儻可以是覯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

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蓍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笠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

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為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内兄曾提刑致虚

臨安之别巳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塲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脩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

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貲之貧富舅姑之寛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參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為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踈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

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侯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為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即令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為祭酒士子之幸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秖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
祝汝昭叙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
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
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惰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
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
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閈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
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為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進

發遣吏罷黜其勢不得不黽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
却自穩愜也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丘宗卿以接
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況安穩不勝欣慰大
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
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
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却踈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
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

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為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張運使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覬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顧望𠉀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爾奉告共審即日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廹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𠁅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輙具别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惟若時珎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强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

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則人服

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

誤認弛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

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與魏寺丞國佐

其一病垂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

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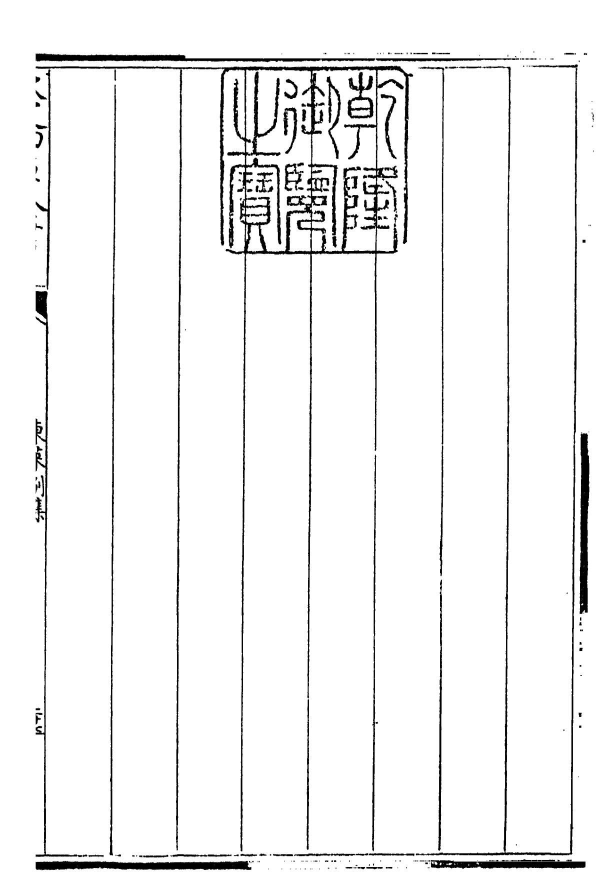
在亡也以此日用閒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誨墨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咈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紙不勝拳拳恐欲知即今病狀故力疾强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汛掃非用嚴固無以

濟令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内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閩入覲有日預深遜遠之恨早承訪别既不果迎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惓惓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渟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顧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毖護為請


乾隆御覽之寶

東萊別集卷九